

唐陸宣公翰苑集

一
函
十
冊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二

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

汪梧鳳在湘

參訂

方矩晞原

涇陽柏

森子餘校刊

中書奏議五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通鑑綱目贊以
郊赦已近半年

而竄謫者尚未霑
恩乃爲三狀擬進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

瘴癘

程海虞衡志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爲也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

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翹心望徙

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

旣關需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

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

下虧慶賴之心

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

通鑑音注

檢勘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僞隱冒升降

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

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謫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

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

爲程

顧炎武日知錄後唐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廢置

是也唐制亦然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古人以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

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

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
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
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
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
移近處

通鑑釋文移徙也謂得罪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

臣等任叨輔翼

禮記保也

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

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
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
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

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

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

赦書宣布

通典唐開元禮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其日本司設使次於州之大門外道南西向使

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外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北面設應集之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北爲上本司錄州見四集於州門之外北面西上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南西南向使者出次贊禮者引立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刺史二人對舉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之東西面州官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而立持案者從之使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

者詣階聞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
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
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
稱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
拜本司釋囚行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
復位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
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
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
官還

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
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
充備以眚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
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

通鑑本注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

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

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

裴計日而俟休命

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倘

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

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

禮記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

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

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

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

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於

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卻

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

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恆規一

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
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
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積成天寶
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
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
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
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
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
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

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同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

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

綱目集覽諸侯王表

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爲左遷

念材而漸加進敘人

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

貶黜便謂姦凶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

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

含悽貪亂或起於茲

通鑑本注悽悲也痛也

雖則何患能爲亦足

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

之良圖也臣等昨所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

尋舊例參求折衷

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令五帝以折中注王叔師云

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兼務齊平大約所擬

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

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闕畿則但

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

恩

荀勗詩洪恩普暢慶及羣臣

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

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

通鑑本注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

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瀧寶義雷春高循潮等州而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

徒有徙家

之勞寔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敍狀

通鑑綱目上性猜忌不委

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諫云云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

後漢逸民傳光武側席幽人

乃復引

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

詩序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

斯惟施丹臚

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其塗丹臚注臚采色之名

禮著造士

王制命鄉

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注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

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

致如玉之在璞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

抵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

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父

蔡琰與周俊書吳平聖王之老

成明時之雋父

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威注二叔謂夏殷叔世

疏云國衰為叔世國將亡為季世

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

雄才御宇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

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

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育養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

故曰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

不羈之材

前漢班彪王命論高祖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

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諫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

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漢武好英風

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

前漢書公孫宏傳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

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
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
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
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良核實之能

前漢循吏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

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
應必知其所以然漢世良吏于是爲盛稱中興焉迨

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

嬖戚擅朝權

前漢佞幸傳贊哀平之際主疾無嗣美臣爲輔鼎足不強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

擅命董賢溢死丁傳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
便嬖所任非仁賢也後漢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謬
國命委於閹寺士君子羞與爲伍謹按是知人之才性
近習嬖戚如董賢王莽十常侍之類